

人生其实就是无聊的，
我们太喜欢强调所谓有意义的人生，
其实无数人相对于某些炙手可热的“意义”，
只是毫无意义的活著。
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存在，
他们像草木那样丰富着世界，
正是有无数这样对你毫无意义的人在着，
在周围、旁边，
你才感到世界存在着。

中国人在形容事物极精彩时，
如将理发称为“剃头”而不叫“理发”，
现在听来多少有点毛骨悚然，
会下意识地伸手摸摸脖子，
摇摇头是否还在。
某种秘方绝技的末代传人，
某段风云历史的见证者，
某位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同事……总之，
是那些被这个时代
视为不是人物的人物。

因为谁都知道，
我们多年已经习惯于写到人，就用大写。
它需要勇气、眼光、智慧。
这种写作并不无聊，
为“无聊者”的人生立传，
平庸、常识、常态、芸芸众生。
生活的主体是什么，
更具有延续下去的价值。
人生，所谓生活的尊严和重量，
在时代风口浪尖上弄潮的，
更有所谓生活的尊严和重量，
更具有延续下去的价值。



生命是单调的，人生经历却是
多姿多彩的。

某人说



周文敏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脸/周文敏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10
ISBN 7-222-02564-2

I. 脸... II. 周...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7732 号

脸 周文敏 著

策划组稿: 项万和

责任编辑: 黄 惠

装帧设计: 西 里

责任印制: 洪中丽

出版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30 千

印 装: 云南新华印刷厂

印 数: 1—3000

ISBN 7-222-02564-2/I·797

定 价: 25.00 元

为“无聊者”的人生立传

于 坚

自从几年前写作并自费出版了散文集《老白脸》之后，周文敏继续默默写作。我一直以为他不过是个写作的发烧友，今天文坛上搞这种小打小闹的我见得多了。写作是穷人的事业，过不了几年，碰着个可以发小财、当小官……的机会，就自动销声匿迹了。云南的写作界之所以总是在中国文坛成不了气候，就是因为这种小打小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之輩太多。但二十多年过去，老周没有悄然退去，而是像树一样，默默扎根并生长起来，眼见着已经是枝繁叶茂了。他是老实喜欢写作，他不是小打小闹，附庸风雅。他是一个作家。



正在看他刚刚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大散文《穿越神灵的村庄》，为该书的文笔和叙述方式叫好，电话就叫了，是老周打来的，说是要拿些东西给我看看，就来了。进门，只见老兄像刚刚从秋天大地上收工的农民一样，提着一只大纸袋，里面满满一袋文稿，搁在地上，地板就窝了下去。整整二十多万字。硬是一个作家了。

这本书的很大篇幅都是人物记。他花了数年功夫，采访了不少人物。他的采访是有目的的，采访的对象不是那些新潮人上，而是些老派人物，某种秘方绝技的末代传人，某段风云历史的见证者，某

位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同事……总之，是那些被这个时代视为不是人物的人物。有一篇的主人公对老周说“唉，我这一生无聊”，老周的这部书写的就是这些在正史看来毫无价值的民间社会的人物、百姓。他的深刻在于，他意识到，这些人属于历史中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尊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只是被忽视，而不是那么严重的“被侮辱与被损害”）。人生其实就是无聊的，我们太喜欢强调所谓有意义的人生，其实无数人相对于某些炙手可热的“意义”，只是毫无意义的活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存在，他们像一草一木那样丰富着世界，他们由于所谓“无聊”而被历史忽略，但他们是无聊的么，他们当然不是标兵、模范、楷模，他们只是没有意义，他们只是人生和世界而已，只是你在故乡街头的某个黄昏偶然碰到的似曾相识的陌生人而已，但正是有无数这样对你毫无意义的人在着，在周围、旁边，你才感到世界存在着。如今这些昔日的默默无闻都已经像拆得差不多的老城市那样，越来越少，他们知道的世界正在失去。挽救不了故乡，至少为故乡那些曾经存在过的人物留下些亲切温暖的声音吧，为那“无聊”的部分说上几句吧。这世界是新人的世界，那些被昔日的世界和时间造就的人们越来越沉入到黑暗中。老周的写作像一把电筒，蓦然间照亮了一间灰蒙蒙的仓库，那些民间的、默默无闻的部分一个个悄悄地在他的笔下清晰起来，生动起来。开口。讲述起生活世界那些更有益于人生的经验，那些被我们的文化忽略的东西，冰山下面的东西。还有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来自昔日，来自我们记忆的深处，这种生活乃是真正的生活，基本的生活，饮食男女、吃喝玩乐、风花雪月、谋生的工艺技术、处世的老生常谈……沉默着，并不

喧嚣，并不明亮，灰调子，但比那些叫人眼花缭乱的，“在时代风口浪尖”上弄潮的，更具有所谓生活的尊严和人生的重量，更具有延续下去的价值。世界曾经如此，人们曾经如此生活过，人们还将如此生活下去。生活的主体是什么，平庸、常识、常态、芸芸众生。为“无聊者”的人生立传，这种写作并不无聊，它需要勇气、眼光、智慧，因为谁都知道，我们多年已经习惯于写到人，就用大写。

老周的本职是记者，精于采访之道，但这些人并不好采访，他们不是那种话筒一出现，就操着普通话头头是道口若悬河地说下去的一流，这是些沉默的人，冷眼旁观十里洋场。老周的本事是获得信任，他骨子里有传统中国那种厚道、踏实、尊重的东西，所以总是可以打开人家已经被世态炎凉锁起来了的话闸。这本事与他那行医的老爹的遗传有关。换个居高临下的傻B去，人家沉默，还以为是憋包呢。他可以获得那些沉默者的信任，在心灵的近处聆听世界，所以故事精彩、好看、深厚。从裁缝、理发匠、评书艺人、老将军、到龙云的保镖都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他听，信任。老周的写作似乎有汪曾祺、孙犁一派风格，但不完全是白描，该感慨的时候，他也可以自白然然地叹息两句。在当代云南的散文写作中，他是别具一格的。



老周是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在一个工厂当工人，他是装配工，我是铆工。当时厂里喜欢写作的青工有好几个，30年后，还在写的，也就是我们两个了，不容易啊。他希望我在他这本集子前面写几句话，我说的其实是废话，人家活已经干完，我说什么。我的废话的意思无非是，这个农民的新米味道不错，可以尝尝。

目 录

老明星理发室的老高师 1

中国人有时形容事物极精彩。如将理发称为“剃头”而不叫“剃发”，现在听来多少有点毛骨悚然，会下意识地伸手摸摸脖子，摇摇头是否还在。

皮影艺人刘永周 21

刘永周是刘家寨皮影戏班的最后传人，他刻的傩傩族皮影到山寨演出时，傩傩族老乡看了一片惊呼，说是：“咋个那随我们呀！”



抗日将军尹龙举 33

“前后有十几个团长、营长都阵亡了，连长、排长死的更多了。我们师部的人全都上去了，一直从山脚打到山头，足足打了20多天。”

马锅头的二奶诺布启春 43

李和仁在拉萨认识了诺布启春。这个来自封建禁锢极为严重的腾冲的汉子，一下子被高原上这个美丽、活泼、无拘无束的天足姑娘深深吸引住了。

诗人于坚52

一个诗人在国内、在国外拿回了如此多的奖项,使多少中国人、外国人为此注目云南。

做瓦猫的罗爱军60

他的瓦猫农民喜欢,双目圆睁,耳朵竖起,尾巴翘着,说是“雄”得很。他的瓦猫艺术家喜欢,常常是还没有烧制的“生坯子”,就被那些美院的教授们价也不问丢下钱抱了就走。

老游击队员朱大哥66

一副白木棺材停放在玉屏镇粮食管理所仓库里,里面安睡着这位身材高大魁梧而又虚弱的汉子。

2

大陆上的“唐人街”75

又来了一车老外,穿着汗衫、短裤,极热的样子,挤进嘈杂的人流中,睁大眼睛看这具有东方色彩的市场,再发那位美国的威什么斯先生的感慨:“这里是中国大陆上的唐人街!”

做“纸撑”的郑老汉98

这里的人说话常常带些土语,油纸伞不叫伞而是叫做“纸撑”或是“撑子”。云阳村做的“纸撑”在古代就很有名。

巴图鲁的后代 101

李守仁是李珍国的第五代孙,他们家

的人大多在缅甸瓦城等地做生意，日子好过得很。只有他一直住在这大人巷12号的老宅里，守着祖宗留下的这些东西过着清苦的生活。

苦命的女人 109

这是一个屡遭命运捉弄的女人。她不敢回头也不对前面抱有希望，只是懵懵懂懂地走着、懵懵懂懂地活着。

最后的评书艺人 116

台下的人常会旁若无人地扯起老高的嗓音讲起话来，随时需要“醒木”敲响，把他吓一跳。想想你是出钱来这里听书的，要想发表高论就回家去。

剪纸艺人陈从英 129

“按我们这里的风俗，人死后装棺材时，家中有女儿的要由女儿献上‘装衬饭’，由‘没没’牵狗引导死人的魂灵走过奈何桥。但到阴间过得好不好，要看你过不过得去‘奈何桥’。”说得我都有点背寒。



爱玩的叶船长 135

叶船长爱风流。近来船尾上常坐着一个十八九岁俏丽的姑娘，她抱着一只小猴子睁着一双大眼睛四处看。人人都知道这不是他的姑娘，但人人都不说。

昆明的茶馆 139

茶桌上的木栏上常架着茶客们的一排排红嘴绿鹦鹉，纷纷学舌学语。鸟粪常常跌落在茶桌上，茶桌却无一空着。一色的男人围桌而坐。有的将一只脚抱住，踩在凳上，有的干脆就蹲在凳上。因此，昆明人形象地称上茶馆为“蹲茶铺”。

教钢琴的允老师 151

他举止得体，彬彬有礼，和和善善。说话有条不紊，轻声轻语，十分注重修辞，即使在愤怒无比时也不骂“他妈的”这类粗话。

4 毒贩的女儿阿东 156

“你爸爸呢？”

“她爸爸被人杀死了，到现在还找不着是谁杀的。”那不爱讲话的姑娘帮她说了。

武林高手张静和 161

老人是一本书，是一本精彩的大书。他生活了近一个世纪。这位老人在整整一个世纪中目睹中国发生了多少事情？他看到多少刀光剑影、马嘶人喊？而他身怀绝技、武功超人却又是怎样在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岁月中以武为生，闯荡江湖？

吉昌隆布店的周老板 179

周老板是何等样人？小小的丝辨生意他都能做得租房开店，在这样的生意场中岂能

毫无建树？因此有人就见过他的那些“硬货”，当时叫“拖拉”，一吨有多少两也不晓得，反正黄灿灿沉甸甸的。

彩扎艺人刘定三 189

这几年的日子好过了，彩扎的名堂更多了。有纸扎的“丫头”、“蛮子”；有纸扎的太师椅、电视机、轿车、摩托车、单车；再扎一对纸马，还要订做一只纸扎的“箱子”，里面放有纸剪的衣服、鞋子、口缸、牙膏、牙刷、毛巾。

老知青陆熙中 195

他喜欢在静寂的朦胧中，在灯烛的虚影中，在若隐若现中，人和菩萨，人和佛，人和神，已知和未知两个世界之间对话对峙的那种意境，那种氛围，那种感觉。



水映寺的尼姑们 202

这盆芍药花，不知经过了多少风霜雨雪，挨过了多少个漫漫长夜，今天得以竟吐芳华、一展英姿。而与之相伴的这些老尼姑、小尼姑们，在这黑黝黝的古寺中有无生命之花绽放的一刻？难道只是吃黄花粑粑这转瞬即逝的欢乐？

彩扎礼乐父子艺人 206

一支唢呐或喜或悲、或笑或哭、或叫或哼、或欢快或呜咽、或兴奋或悲怆，常常次得他们父子俩泪眼迷蒙。

毛毡匠杨雄标 221

他指给我看墙壁上的镜框里某年某月某日某人给他父亲照的一张照片。那是一个老人披着一个黑色放羊披风极神气的照片。他要我也为他同样穿着毛毡披风照一张，但就在要拍照时他却将左脚的鞋子脱了，一只脚光着一着脚穿着皮鞋。

侍奉上帝的牧师密·大卫 228

他自幼便将一生交给“我主耶稣”，现已传教 20 多年。他说：“我的同学有的当了乡长，有的当了县长，有的做生意也发了。但我选择了侍奉上帝。”

6 上海人刘国雄 235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笔下有一头善良的白狼。在北碓的冰天雪地严峻的生存环境中，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在无数次的厮杀中，成长为一头凶残无比的狼、一头令人望而生畏的狼、一头充满威仪的狼、一头具有尊严的狼。

刘国雄其实就是这样一头狼。

老斋奶袁狱兰 241

这位将黑斗篷忽而顶在头上，忽而披在肩上，穿着一身黑衣黑裤，脚下一双小脚颤颤巍巍的农村老婆婆是那样的普通，但她却是一位充满奇异人生经历的老人，她的一生生活在人神鬼这三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中。

海鲜街上的女人苏柯 256

我说这些你不要笑我。当时我确实疯狂了，我认为他就是我一生中的最爱，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是我的刻骨铭心的初恋。我发现恋爱使我的生命有了质感，恋爱甚至使我有了空前的轻松和美丽。当然，恋爱也使我深深地品味到人世的苍凉与无奈。

华人导游陈福渡 269

陈先生 20 多岁时在金边读书，赶上了红色高棉的“红色恐怖政策”。

远征军战士潘克勤 275

日本人的刺杀技术是有名的，但我也军事教官呀，双方你来我往三个回合后，他的劲小了，大喘着气，大睁着死鱼一样的眼睛瞪着我，“呀——”地嚎叫着又冲刺过来，我用刀格开后，那无情的刀锋顺势劈到了他的脸上，他终于栽倒死了。



吉普赛人曾林章 289

他从 14 岁开始学养蜂，至今已有 33 年。这么多年，不说他养过多少蜂，光说他四海为家，放蜂走过的路恐怕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了。

文武先生杨云峰 296

“云南的滇剧怕是像我一样，老喽”
杨老先生呆坐半晌，突然冒出这样一声叹来。

走进麻风院 310

这位手脚残缺，行动全靠双拐的段其香，年轻时非常漂亮，人称“刘三姐”，如今这副模样，不知受了多少身心的痛苦煎熬。

作者的话 319

老明星理发室的老高师

在昆明曙光小区臭水河旁的周转房里，有一个小小的理发店。店小店名却不小，叫“老明星理发店”。

原来这里大楼下边就只是一个剃头摊。在路边戳个脸盆架，上面挂一块脏兮兮看不出颜色的毛巾，脚下支一只热水瓶，红砖墙上挂一块镜子，镜子前再安把木头椅子就成了。这和乡下赶街子时的露天剃头摊没什么两样。马路上风大，剃下的头发常常吹得一条马路都是，倒也省得扫地了。日头毒时，那穿着白大褂的、胡子拉碴的剃头老师傅头上沁出了汗水。下雨时，汽车碾起的积水又常常溅到他的白大褂上。

昆明人有时形容事物极精彩。如将理发称为“剃头”而不叫“剃发”，现在听来多少有点毛骨悚然，会下意识地伸手摸摸脖子，摇摇头是否还在。想象着那剃头师傅一个不小心，会不会将头顺便“剃”了下来。

中国传统认为，骨肉毛发，受之父母，不得故意伤害。因此，儿女当父母亡故时，三年内不得理发剃须，以此表示哀悼。但平时的人不能不理发不修面，否则人人都成了蓬头垢面的蠢贼。所以，只有变通执行。头发照样修剪，只是不能叫“剪发”，而可以叫“修发”，因此，旧时的剃头匠剃头时，只用刀而不用剪就是这个道理。反正事照样做，只是要找个合适的理由把自己蒙骗过去，求得个心安理得就行了。



旧时的剃头匠还被称为“待诏”，这话怎讲？这“待诏”其实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指一种官名。汉代征士凡特别优异的待诏于金马门。北齐后主置文林馆，引文学之士充之，称为待诏。唐玄宗时置翰林待诏，掌关于文词之事，有点像现在的文联，后改为翰林供奉。明清翰林院属官有待诏，秩从九品，则为低级事务官，掌校对章疏文史。第二种说法是指待命供奉内廷的人。唐代不仅对文词经学之士，即医卜技术之流，亦分别设院给以粮米，使待诏命，所以有画待诏、医待诏等名称。宋时还有同样情况。宋元时代对手艺人尊称为“待诏”，即由此而来。《水浒传》第四回：“智深到铁匠铺门前看时，见三个人打铁。智深便问道：‘兀那待诏，有好钢铁么？’”因此旧时也称理发师为“待诏”。原来皇宫里的皇帝也和普通人一样会长头发，又是一国之君，常常要修发整容。但当时任何人都不得带铁器、锐器晋见皇帝，剃发的不带刀剪怎样为皇帝服务呢？皇帝只有下了一道诏书，诏准剃头匠带刀剪晋见，这就是剃头匠“待诏”的来历。理发匠成了敢在皇帝头上动刀的人，一般人见了都畏惧三分。“待诏”见皇帝机会多，就有人打他们的主意，或夹带条子、或给皇帝出馊主意坏点子，“待诏”们或多或少参与了宫廷内部的斗争，最后弄得身败名裂，后人骂“臭待诏的”就是指剃头匠了。

坐在“老明星”理发店椅子上将脑壳交给剃头师傅侍弄的人，一律将个青白的后脑瓜向马路上亮着。因此路人一看就知这个人是刮“亮蛋”，那个人是吹“导弹”、理“大背头”的，理发这种好像有点涉及隐私的事情在这里真正是路人皆知了。刮胡子时还要将人整个平放了，那涂满肥皂沫、只有两个眼睛在动

的一张怪脸就横陈在大街上。

尽管这理发铺就在大街上，但只要一坐在那椅子上，理发的人就好像来到了装修华丽的大理发厅，自然得很。很多人平时没有时间没有习惯照镜子修边幅，趁着理发这功夫，年轻人睁大眼睛在镜子里欣赏自己的形象。稍上了一点年纪的则盯着镜子数数额头上的皱纹，在心里发一通白发增多青春已远的感叹，全然不顾周围行人投来的眼红眼白。

到这里理发的多是蹬三轮车的、从农村到城市来的打工仔，骑摩托带人拉客的、退休较早的老工人，总之是属于城市贫民一类的人。偶尔有一两个穿西装打领带，西装袖口上标签没有撕掉，看起来稍有点档次的人坐在这里，也只是些上门搞直销的、在大街上发小广告、到机关单位拉印刷业务的人。常常是我们听见门铃响，以为是贵客临门，拉开门就会看到一个西装革履的东西正在向你鞠躬，同时一张笑烂了的脸在向你问好，并不由分说地向你郑重推荐他们公司最新研制生产的一种新产品，也许是一只按摩器，也许是一枝普通圆珠笔，也许是一种洗涤剂，并告诉你千万不要以为价格贵，还可以打八折。你如诚心要，你如成批要还可以打七折。等你愣过神来，不耐烦地连声说“不要”、“不要”，那人也不急不躁，也不转身走人，又弯腰鞠躬，并祝你生意兴隆，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合家幸福……这才提着包走了。弄得你在门后愣半天，直后悔刚才的态度有些生硬，有些不妥。不管是什么东西，有没有用，好像应该多少买一点。



很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将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些很小的改变夸大，说成是得到发展、说成是迅速发展、说成是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因此，用这样的说法这理